

亦未知數年以後見得如何丙戌二月考夫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輯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讀史

凡已入願學記備忘者不載

戰國時信陵孟嘗之屬開養士之端至漢而其風不息東漢李膺郭泰之屬開標榜之端至魏而其風不息魏何晏王弼之屬開談立之端至晉而其風不息晉王戎石崇之屬開驕奢之端至唐而其風不息人主以是亾其國士大夫以是殺其身猶然交相祖述而不知悔所謂習俗既成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也夫子惡作俑豈不

以是哉

荀子謂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此則所謂生之謂性犬牛與人無別者也○又謂塗之人可以爲禹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然則何以謂性爲惡○世稱荀揚愚謂荀優於揚也惜其不遇孟子不得與聞性善之旨遂至桀紂性堯舜偽之言竟爲道術裂嗚呼豪傑之士不得聖賢以爲依歸其流失可勝道哉

策六國之最善者蘇秦之合從策秦之最善者范雎之遠交近攻然皆小人之計賢者羞爲也

昔人言李斯焚書欲愚黔首非也緣其生平所爲多與帝

王道反恐人議其非是故欲滅其迹耳此與議令之誅同一意觀其制曰好是古非今者族此其微意也不然何以獨不焚諸子及醫藥卜筮種樹諸書哉

呂不韋納邯鄲女於秦而生政黃歇進李園姊於楚而生悍可知當時諸侯問事之類此者不一特不著耳然不韋終於自殺而黃歇見殺於李園得罪於天固有不可逃者

不韋秦之罪人而政之父也遷之殺之出於秦人則可出於政則不可

楚兵剽疾不能持久王翦敗楚軍以持久

關中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此後世
送主中國之兆蓋秦罷封建廢井田舉先王大經大法盡掃除之中國幾於
矣天誠甚明非特一時之災異而已

高祖創業君臣大都粗疏光武中興君臣較細密學與不學之故也漢初承秦之弊豪傑之士崛起於草澤之中所習者戰陣所治者法律未嘗知學其合乎理義者率由天資之高非有所本而然也光武承西京二百年太平以來詩書之澤深矣雖武夫戰卒莫不略知大義而光武亦通尚書是以舉動多愜人意觀其初時高祖輕

士謾罵安事詩書光武則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及其功成高祖功臣反者九起誅夷略盡光武之朝其君不以功臣任政其臣亦能謙讓避權雲臺諸將率皆以功名終亦可見矣

秦滅詩書戮儒者陳涉之興諸儒發憤皆往從之至高祖入關將士無慮數萬而不聞一士人廁其間豈懲陳王之敗又秦禁已弛故皆遁於鄉里而不復出與抑高祖輕士謾罵故弗屑從之游與使當時入關諸將有知詩書者博士所藏必有若蕭相國之收圖籍者而收詩書三代典冊未必盡泯也觀陸生至高祖猶謾罵之其後

魯兩生遂求之不至蓋可見矣吁當日避世不見之士如魯兩生者豈少哉

高帝平城之圍竊謂漢業之隆亦基於此蓋帝用兵以來雖有敗衄然滅秦摧項以一天下至此無復戒心矣天其或以是做帝而欲其不輕用兵與自是匈奴和親以迄文景不欲輕言兵事亦藉此爲前車之鑒也

方紫陽曰史記高祖紀仁而愛人漢書改寬仁愛人加一寬字則所見之仁小矣又曰高祖之仁齊桓晉文所不及也愚謂高祖之仁竟說全體不得班書寬字亦自有酌量桓文高祖易地皆然

方氏論沛公起沛中三千人項羽起吳中八千人今入關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云云愚謂長上者使民有爲農不如爲兵之思而天下亂有爲兵不如爲盜之思而天下亾稽古鏡今無或不然

方氏論陳涉之起首先自王燕趙齊繼皆自王欲復六國之舊謂天下之國必六與七而無天王則天下之戰無有可已之時矣愚謂此時卽建萬國而天下之戰仍無已時

甚矣不動心之難也霍光廢主立主震動天下非常之業延年離席按劍不免病悻此聖賢所以重養氣也

武帝欲納日磾女後宮日磾不肯而光自納女爲后日磾長子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殺之而光不能發顯弑后之事受遣之日辭曰臣外國人無令遠方輕中國尤爲知大體之言由是觀之日磾非光所及也

申屠嘉疾鼯錯之用事嘔血而卒景帝以錯爲御史大夫而彗星隨出於東北灌夫罪不至族竇嬰罪不至死武帝族夫而嬰棄市越兩月而田蚡隨以卒夏四月隕霜殺草亦可以觀天意矣

戾太子賢於唐德宗太子與宋英宗武帝亦優於德宗與
■太后然武帝不免於殺子而戾太子不免於叛逆則

以德宗太子所遇者李泌英宗所遇者韓魏公而武帝戾太子則遇江充故也處人骨肉之間君子小人相去何啻萬里若當時以壺關三老處之武帝豈有歸來望思之恨而戾太子豈有發兵擅殺之罪哉

蕭望之殺韓延壽宜其不免

成帝親重定陶王王鳳建遣之國踰年而王卒豈無故與司馬氏曰法言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愚謂頌不可已乎又曰揚子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愚謂去焉可也

光武以丁巳二月崩明宗以己未三月臨辟雍行大酺禮

尙在禫服之月其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則以是
年正月尙未及大祥也雖文帝而後喪制久短而師傅
之官無一言及此桓榮之徒誠陋儒矣

建成當學東海王疆王魏當學邳惲

事見光武十九年

鄧太后之賢終其身臨朝不肯歸政甚至撲殺杜根抵成
翊罪免弟原就國豈賢而通經史者顧不知此乎竊疑
安帝之爲人太后知之稔矣初與兄隲定策禁中而立
之踰年而周章謀立平原王事覺自殺當是時帝尙少
也至於長多不德太后稍不可意中心必甚悔之然已
不可以告天下矣不得已以身盡瘁漢室庶幾身存之

日帝之過敗不得逞也觀太后旣崩帝親政而後狎佞
臣厚保母疾忠賢追怒鄧氏廢殺殆盡則可見矣後之
論者咎太后以專立安帝之失可也咎其不歸政則不
足以服太后之心矣然則曷不行廢立之事乎曰此非
婦人女主之所能爲也霍氏之事太后鑒之矣嗚呼夫
豈易言也哉

後漢之士予取二人仇香徐穉當時郭林宗見香而拜曰
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恐亦非推許之過晉之人物予
取陶士行一人蓋當時習氣不能及其身卓乎豪傑之
士矣

讀春秋者先明桓文之功罪觀三國志者亦當先明諸人之功罪

武侯治蜀精勤敬慎無一日不奮厲無一事不經心其爲教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大哉可爲後世師法

武侯有儒者氣象竊謂其出處之際與受遺輔少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觀處若先主取劉璋而納其妻不能諫正先主東討孫權而不能止及先主沒而不踰年改元其損益制度多有不如魏處不能無疑恐大臣以道事君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未必如是也

晉武竟是兩截人所以然者敬肆之別耳

魏鶴山論晉魏以後令文武官各得以品秩封贈父母大非古矣蓋追策追命追祀春秋時雖已有之然出於王朝所錫未有法令以自陳者況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墓中士服而廟象公衮者有之於禮奚據故鄭康成謂追王者以王禮改葬蓋疑名與服異使如後世三歲一贈則死者數罹發掘之害矣愚謂封贈非古也然順人情雖聖人無以易矣卽名與服異亦何傷乎

宋主或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綬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

子至是無一人存者在世祖固爲不善之積而或亦忍極矣然則或無子而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纍立以爲子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天道夫豈遠哉

宋主或殘滅骨肉以李道兒之子爲嗣沈攸之袁粲受遺顧命已非義矣雖以圖道成而死豈足多乎其本亂者未不可以復治當是時爲褚淵蕭道成固不可爲沈攸之袁粲亦不得爲正命此與荀息受獻公之命更自不同荀息猶不能無譏而況袁沈乎

宋江州之兵旣起而子業弒湘東立矣爲子助者宜戢兵

歸藩上表待罪湘東亦宜降詔慰諭具道一時爲臣民推戴不得已而爲君之意卽子助及四方藩臣以世祖之穆執言不退亦當哀痛啟告家國之禍不忍再見亦可立爲太子撫軍於外敕使兵不宜卽遣休仁討之也並帝以爭骨肉屠滅夫豈獨子助之罪哉

讀史記

項籍學書不成無學所以卒敗也

項羽紀

新集之兵貴神速不貴持久宋義號知兵何以有是失也篇中不忍不平疑等字皆深中羽之短

羽白衣錦故鄉之思以後意足力怠無復天下之志矣宜

其為沛公虜也

燒楚積聚就敖倉食此係楚漢興亡處

項羽不欲渡江愚意沛公當此必渡無疑○至以所乘馬

不忍殺之以賜亭長無往而非不忍也

劉媪常息大澤之陂云云後世史臣載帝王始生未有不

為此說失之甚矣高帝紀

劉項皆無學而劉之質美

劉季辭沛令數語此心可以得天下矣

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擊鼓旗幟皆赤規模宏遠有開

國氣象

田世家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云云時孟子至齊不書

何也田世家

或疑子房為韓報仇此舉僥倖非全策嗚呼君父之讎何

暇求全有可為則為之耳子胥有吳可為楚難故奔吳

良不出此將安出哉異時從沛公入關亦事之偶然初

心豈意及此如必待沛公而後圖秦英雄不並起良遂

槁牖下乎留侯世家

前既云伯棄其妻後又云事嫂如母何故史公文字亦有

漏乎陳丞相世家

韓信陳平留侯皆去楚之漢亞父獨委身於楚則固已不

知人矣天下紛紛君臣之義未定君擇臣臣亦擇君項
王何如人乃至是然後去乎

伯夷傳以許由卞隨務光爲客而以太伯爲比以其並得
爲孔子論列也此是太史公極有斟酌處

管晏傳大約此篇著意全於知己處故於管晏霸顯事殊
略而於鮑叔越石父事殊詳若曰吾於李陵不啻鮑叔
矣當世而有晏子其人吾其爲越石父乎故終之曰假
令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也

老子書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其守雌不動
處實是忍人所不能忍其極慘礪少恩皆原道德太史

公於是乎知言

穰苴殺莊賈人知借君之寵臣以立威而已不知權臣在
內將帥豈能立功於外故因以法誅之使君側之奸先
去庶幾無有撓吾成功者矣此是古人最有作用處文
復字字生動

孫子以兵法二字作骨吳子以用兵二字作骨已而斷之
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見孫吳之
法惟孫吳能用之也

吳入郢後愚謂此時子胥既已求昭王不得何不請吳王
立勝而還則昭王不得復入而於已故君臣之義終矣

乃不出此何也豈見有所不及抑勢有所不可耶抑必欲覆楚不欲其有後耶○求無極之黨而誅之可也鞭平王則過矣

子胥兄既歸死矣己又將死諫伍氏不可以無後託子於鮑氏非愛其子也爲後耳

公叔痤雖殺鞅不失爲知鞅魏惠王雖任鞅不失爲不知鞅○衛鞅變法其富彊在此其誅夷亦在此其霸秦在此其亾秦亦在此○管商皆急功而商特殘刻故管足以沒身而商遂以殺身也李斯踵商鞅而行之則益甚矣故其禍亦烈○鞅之治秦也以法而其殺身也以怨

法深則怨積篇中前數法字後數怨字正太史公用意用識處○篇末載趙良一篇收括全勢有羣山萬壑赴荆門之勝

曹沫三戰三北莊公猶復以爲將此與秦繆公之用孟明相類然用孟明易用曹沫難也○管仲鮑叔僚友也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猶有知我之感況曹沫之與莊公君臣乎莊公不以三敗爲罪復以爲將可謂知人能用士矣宜其有歸地之報也

季子之逃此則賢者之過若季子遂立而以光爲世子則美矣○僚宜爲札而不爲又不能知公子光之內變將

作乃亟亟從事於諸侯宜其爲人所圖也

豫讓爲智伯報讎事則盡善矣惜其於智氏未滅之前未聞所以事伯者

太子丹勇有餘而識量不足故不能懲小忿而一旦出於匹夫僥倖之計所謂忘其身以及其親者也。愚謂當時雖使丹之計得而秦王刺死燕何以爲善後之策。桓公欲以示信於諸侯故許歸魯侵地而不倍其約秦王豈其人哉乃欲踵曹沫之智不亦左乎。高漸離有豫讓之風

一韓信也項羽不用而匹漢王用之而興一李左車也成

安君不用而敗淮陰侯用之而勝有國家者可以鑒矣。○馳入趙壁猶曰稱漢使故不之知也至卽臥內奪印符易置諸將而猶未知漢王來豈張韓兵伍固不嚴整乎。○信於爲楚王時若能解兵去楚奉身歸國則庶乎以功名終矣陳兵出入禍之由生至斬昧調上則兒童之見也。○能忍於淮陰少年而不能忍於絳灌等列何也豈功名久盛遂有以易其志乎。○僞遊雲夢而禽信信實無罪也至稱病不從此則信罪彰矣。○能入賀何以不能從征豨也雖曰讒殺之亦信有以致之乃曰豈非天哉非天也

淮陰侯傳

讀諸文集偶記

柳子厚封建論其論封建始於生民之初是也其論三代聖王不廢封建出於勢之不得已固非至云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三代聖王皆私其力於己則非之非矣特其文字雄霸足以發揮讀者毋為所欺可也

以下柳子厚論語辨二篇一是一非不可無別

子厚天設誣誕不經之文

愚常疑三代以上紀帝王者以德以政三代以下紀帝王者以象以相竊以為作史之過讀柳子貞符之文推立極之本抑受命之符可謂識高千古

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愚竊度伊尹就桀湯進之也古者諸侯歲得貢土於天子桀為無道湯進伊尹將有以革之也桀不可事而尹去之尹去桀而湯又進之以至於五湯之欲曲成其君也如此必不得已而伐夏伐夏非湯志也葛鄰國也葛之君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又不以祀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湯之欲曲成其鄰也如此必不得已而伐葛伐葛豈湯之志哉吾是以知伊尹五就桀湯五進之也柳子願以大人之欲速成其功豈足以論聖人哉借伊尹之事以自解而已

歐公為君難二論大都為荆公而發詞多諷切

以下歐陽文忠文

學校之設不獨造士亦以化民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歐公吉州學記其言造士殊略而於化民特詳甚得三代建學遺意

讀公書誠所謂乃身在野乃心未嘗不在王室者使人景行不已以下李忠定公集語

忠定文章全學歐蘇蓋宋之文章至熙寧元豐而盛極矣至此流風所被蓋有莫之知而出此者若忠定者即以文章而論豈不足自鳴一代

凡古人已效之術今人特不信用耳用則輒效也今人未嘗信古而每笑泥古正所謂因噎而廢食也

予常以宋之亾亾於小人然樂用小人如宋室諸君雖不其能久乎

士者公卿大夫之所出而小民之所觀望也士風既敝而欲國政之成民俗之厚自古及今所未之有用人材以激士風誠有國之本論

五代吳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今中國之弱皆由民不知兵愚謂宜仿古法按而行之

此與孔明論三國形勢同若指掌惜乎先生遇主不如昭烈不及一竟其用也

理財論。先生每受任於艱難耗竭之日不數月用輒裕

或疑生節之術蓋多權宜豈知其事一出於經常寬大不為苟且如此固非三代而下人物所能彷彿也

論唐德宗任陸贄。人主將圖中興之業而使其臣不得已而思德宗且歎以為未易多得天下事其忍言哉

論史。竊謂後世之史非獨褒譏失當用心不公蓋其所據者多出於後世之傳聞其詳略果否已無以取信故

曰班固沒天下無良史非激論也

答賓勞。士當困厄之中詬訾所不足論也最苦者親愛之人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耳拒之不可告之無從

古之人所為託文辭以見意也嗟嗟士固有志語不同

年以彼易此未知孰賢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安吾將

誦此以永年

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退志四卷讀此見先生立朝施

為措置皆當機會料理整頓具有規模真天下經綸手

也豈獨剛大之節直方之概為不可及而已求之三代

以下人物漢之諸葛忠武唐之陸忠宣庶幾其人其餘

未足方也

讀許魯齋心法偶記

先生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又曰靜時

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濂溪太極橫渠西銘盡此○到得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則一矣

先知其性然後能盡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愚謂心性一也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盡心非有先後不敢不疑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亾先生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愚謂只要變得好

先生曰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

是合貪

聰明話

先生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若聖人踐形更無人心道心之別

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眾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所得淺深厚薄分數此已是分殊。大都此節語多有病未必出自先生或者門人記之也

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

重己則楊重人則墨先後之際差等要辨

先生曰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卻是元收斂入去底好物在人學亦然

道理不比綾錦段子綾錦段子自外邊收拾來的仁義禮智非自外鑠者也

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也此說君子之事也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事也於此恐難分別君子聖人

問窮神知化先生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開物成務窮神知化要其極則聖人也若配知行則有淺深之別賢人有賢人之開物成務窮神知化聖人有聖人之開物成務窮神知化

先生曰天下皆以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其在下陰求乎陽正有二焉一則爲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

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凡學自不求人始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辨得清濁分明便會向上去

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先生曰天卽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

性卽理也理卽天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一而已矣頭上安頭屋上架屋後儒所以多支也

貴賤命也賢不肖天也然賢可學而貴不必求

賢不肖天也一語有病賢不肖人也天之生人未有不肖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卹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別

此亦爲自私自利者而言若論成己成物須是成己了方能成物成物處自有時義

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作

天地所以恆久不已也只是健

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旣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

宜者之戒

便宜是利也放於利而行多怨固是必至之理然君子義命自安非徒遠怨而爲之也出於義入於利身心之際辨之不可不早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豈爲反報

哉先生之言善矣惜乎未免校量於利害得失之數耳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

天地父母之心一而已矣

同人於宗同者幾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云云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斯可以通天下之志矣○其論伊洛諸先生未當

堯知舜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故歷試諸難使之主事而事治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

凡自己處毀譽之際亦如此

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

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

所以讀書論世不可緩也碌碌塵俗中有甚遠大見識有甚長進

金朝有貶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宋朝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自便其不行於臣下似難看然顛沛之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其效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爲法家之所恩也

開國如此承家亦如此

小畜上九婦雖貞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陽到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人君子亦不濟也

觀此則知先生出處之心矣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

天下之禍未有不成於已甚者也

說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

源清則流自潔所以政本不可不慎明王考慎其相故人
才出而庶政理也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

天人感召之理固如是易書詩春秋其間反覆丁寧者多矣人病不察耳

後世之人豈必皆無恆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有以驅之也

恆心有無與亾治亂皆決於此

後世卻將人良知良能都斲喪了卻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彫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

竊謂彫蟲小技亦是性中本有但用心有本末大小耳

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慎所學

在今日尤爲急劑

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子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絕祀也

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剋則水火金木土天下之理如是而已

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

清談廢事人知咎古不知懲今

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

愚向謂讀非聖之書甚於比匪人以此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曰不然此一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尙如何耳

標榜不可有自信不可無○亦須問上之人如何耳

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爲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所以始自立誠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

總之知行二字偏重不得空知與冥行其失均也若論今日自應以篤行救之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

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
所以矯枉過正之論亦不可不慎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繩墨之
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未嘗反而求之於心則亦無以見其必然也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人於四時之氣其興況亦日
新日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

識得此意閒氣胸中一點無

易謂恆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數古人簡書
亦不可久

人能入雜不厭方能恆久

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
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
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

周家一代文治只是綱常紀法粲然於世

丹朱必俊辯其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辯材
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卻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
篤敬此聖人取人法也

論人才必以忠實爲主

聖人只是箇愛物心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便失了

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聖人治人譬則禹之治水刑法家則鯀之治水而已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
爲當然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
敗利害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利之反爲害不謀其利則亦不謀其害
明其道不計其功功之反爲罪不計其功則亦不計其罪
非正己之盡養氣之深其孰能之

大抵禮不是強生出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
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安行不得非聖

人所謂禮也

聖人制禮只是順性命之理

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
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
皆服

三代以後人才漢爲盛亦以取人之法近古

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是從外以及內卻有由中以
正外此內外交相養也亦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爲主
先立乎其大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然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

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上之人不以人材
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哉雖得之何益於用

科目之法上直以盜賊之法待之下直以穿窬之心應之
堪爲流涕

德性用事則自然所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
則當哀而不哀當改而不改

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
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

此可推先生不得已之心

心法一書先生壬辰癸巳間全邱季翁沈閒老閱
過俱有評論此書精當者十之六七先生蓋尊信
服膺之矣間有未當則指出數語識於簡端固足以
羽翼先儒或引伸其未盡之義亦非好爲指摘以此
書爲不足觀也讀者詳諸丁卯夏桐鄉張恭老以原
本見賜璉請於何先生節錄數十條附於願學記之
後門人璉敬識

讀厚語偶記

正其誼不謀其利集中每條必詳爲善之報其報必以富

貴榮顯是其失也

以根本之厚二卷爲首意甚好但孝弟之道則不盡此本業一卷正神廟間士大夫所諱言者非具深識惡能及此然尙嫌未免習氣貽謀一卷最集得無弊

根本之厚

劉珣字叔溫事親至孝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緘奉得書卽跪而讀之

卷中所載俱以禍變見節此人子之不幸也竊意宜以此條爲首

陳白沙先生以多病常慮一旦不能送太夫人終故曰太夫人七十年之後每夕具衣冠焚香秉燭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也

孝子守身有道豈在焚香露禱乎此等事在愚夫庶婦則誠可鑒在學者則當知曾子臨淵履冰孔子禱久之義

郭威襄母卒廬墓晝夜號泣不絕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墓不必廬也公感悟

歸家

自節以禮可也感夢事不必載

胡敬齋公家居日以說親爲事父病劇嘗糞不異古人

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哭踊骨立非杖不能起
三年不入寢室

敬齋先生修身力學爲一代大儒此孝之至者侍疾執喪
其一端也中庸稱舜孝首以德爲聖人不及耕田號泣等
事以此

蕭道壽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啖之而
愈

劉股非庸行雖不忍沒孝子之實然未可取爲天下法也
劉殷年九歲會祖母盛冬思堇每食不飽殷乃於澤中
慟哭云云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

視地便有堇生又嘗夢人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
粟五十鍾銘曰賜孝子劉殷

感通自是恆理紀孝行者當舉事實不及徵應可也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一日雞初鳴入山遇虎負
之而去泰已瞑眩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
無託爾虎忽棄而走

亦非不登高不臨深之道

元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人勸之曰兄有子
先人得祀吾何娶爲

不娶非也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所見之同真難得也集中所載大都此意絕少

周如斗字允文性至孝友與弟如綸誓不分析生則同爨死則同穴人以怡怡稱世所罕儷也

此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

歸安施佐施佑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嚴公溪亭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偶遇施佑語及輦蹙日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力量可以盡奪吾

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惻然感悟遂同至兄宅拜泣悔責而佐亦涕泣慰解乃各欲以田相讓云

此節當以嚴溪亭為主二施未足稱也

包憑所得婦家貲盡分與諸貧乏兄弟又日召諸昆弟宗族置酒樂飲至罄其貲乃已且不問家人生產作業家遂貧

古人高致後世頽風可戒不可倣也

王薦兄孟幹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

非義之義當削

杜正獻公母改適河陽錢氏年十五六前母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劔砍之傷腦出血數升姑匿之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傭書自給及貴長兄猶存待之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婚嫁

錢氏何爲哉二兄及姑氏子孫爲宜耳

許武舉爲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於是其割財產爲三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一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以此並得選舉武乃

會宗親泣曰云云悉以產推一弟一無所留遠近稱之詭遇獲禽得毋相類乎

陸南金蘇州人少卿盧崇道抵罪從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上狀玄宗皆宥之

居喪而匿有罪與父母在而以身許人何異

李克兄弟二人貧甚妻竊謂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

當知古人不出惡聲之義

交誼之厚

友道以德業相勸爲上責善所以輔成德業也至於患難死喪相與救卹亦所遇之偶然耳卷中似覺偏重

吳司業溥在太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動不勝交友必輔之正道雖迂不避中允李貫故同舍生素相厚坐累係獄十年又甚貧先生極力賙之且戒其家人有無相其貫死獄中而賙其家益勤

司業公平生如此宜其有康齋也

先公諱琦與吳方伯南溪魏恭簡公莊渠友善有過輒相規先公初授泗州盱眙令時流賊劉七等橫行江淮盱眙無城濱淮危甚區畫戰守略備南溪莊渠二公錄張巡許遠守睢陽詩諷之且曰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先公得書激烈死守邑賴以全

友道當如是矣

徐太玄爲杭州叅軍同僚張惠犯賊罪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贓數旣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

此與柳子厚易播義同然未免從井救人矣

韓億少與李若合同學俱家貧同赴京應舉共有一被

一羶每出謁更相爲僕李先第授長社主簿赴任自控妻驢韓親負箱而往

古之人能爲之今之人不可學也

侯可一日自遠歸家以雙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廬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以與之

盡與則過矣

劉翊字子相行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還所

假車翊閉門辭卻不與相見

已甚

羅道琮慷慨尙義與友人同斥嶺南其友死荆襄間臨沒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而去後遇赦歸道琮慟哭諸野得尸還鄉

患難交不當如是耶

杜常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患疫痢眾避之常曰夫固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眾頗疑之常每往必與僕偕明燭達旦久之眾

始服其至誠云

賢哉掾也世以資格流品限人傷已

陶仕成有大瑞密以六千金託之成投井中後訪瑞死
出井中金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物也盍取之成
固謝歲飢悉賑鄉人

守亦廉潔若汙守必將此金貯庫矣

處鄰之厚

文衡山精於書畫尤長鑒別凡吳中收藏之家求鑒定
者雖贗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故曰凡買書畫者必有
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此舉火若因我一言不成舉

家受困矣有假先生畫求題款卽隨手與之略無難色
雖以濟物存心其如敗俗何

廖恭敏公莊篤於鄉里故舊卮酒豆肉輒與爲歡旣爲
法官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此言多爲人假託不可訓也

尙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紀載甚多聞其先墓前碑爲
數田兒戲推仆守墓者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
爲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度量類如此

造次如此非勉而能

楊玠仕蜀爲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韓魏公家傳所載一條亦同蓋魏公厚德無動不然非區區倣倣前人者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其田幼安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所居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鬪幼安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即使知來者問知乃各相悔責

史稱漢文帝專務以德化人幼安立身如太山喬嶽乃復和惠若此龍德而隱洵然

蘇仲先輕利好施歲凶賣田以賑鄰里豐熟人將償之公辭不受由是破散祖業迫於飢寒然公未嘗以爲悔好施愈甚

此則已甚其失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趙閱道少保所居甚隘弟姪厚以直易鄰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之而不追其直知越州值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

集活數十萬人

律已嚴者於物多寡恩清獻薄於處已厚於及物君子哉
羅可有攘其雞者可攜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日與
子幸同里間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盡醉
而歸終不語人

終不免過情

彭矩常與一商同宿於店彭先歸商失傘意彭持去登
彭門索之怒罵且言失衣必需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
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為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於邑
吏張為請於宰竟免杖

莫是干譽否

張文翊嘗有腰疾會醫自言善禁遂為刀所傷頓伏牀
枕醫者叩頭請罪文翊遽止之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
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

此非人情於義亦不可

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相近百計取之不可得一日
常作詩書契送之曰乾坤到處 吾亭機械從來未必
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
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
身趙愧謝不敢受

作詩風曉可也書契送之不已甚乎

孫泰將家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覩一老嫗長慟
泰召詰之嫗曰常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
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
官不可駐此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
命之掌管愈於焚券而還其居蓋不肖子得其焚券又將
以售之他人矣

本業之厚

呂文懿公勤學至老不倦手錄口誦自晨至晷不輟暮
歸少暇即為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唔呶聲復達於外蓋

寢不移時而起其好學類此

竊疑兩學字當以讀書字易之學固讀書而讀書不足以
盡學也但論語稱孔文子好學亦不言所學何事然則通
用抑可乎

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其友曰莫
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
休吾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成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時吞紙實腹寒無
羶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
鄰猶不廢業卒登仕籍

隱士高繹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人財閉門讀書而已

此三條適足滋當世之儆而已古人耕田讀書者不少何不取以垂訓

濟人之厚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卷中所載多是分人以財其勢不能無弊

沈輔性好施與凡親之黨貧乏者惠之患難者拯之凡鄉之人婚嫁其失時者藥其病者橋梁其病涉者修廬觀之傾者

無益之費省以濟人可矣指修庵觀

薛西原性好施與人有疾親為檢合方藥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歎服

物則有匱心為無窮

陸桂平湖人景泰間歲嘗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樹碑以旌之桂輸米六百石偕輸者必琢貞石為碑覆以亭甚奢麗桂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吾省一亭之費尙可賑數十家卒不樹以費私賑於鄰甚夥此念真誠懇惻故疊疊不倦

劉縉微時常鬻病豕人償之如恆豕縉曰豕實病歸其半值

祝淇虛齋先生父也忠厚正直聞於一鄉與人一無所詐一日家人賣小猪人有市之者適見之曰無市此猪吾家所蓄乃餓胎猪也養之不長其人歎異而去

人情所難。此兩事相類可見爲善者必以忠信不欺爲本

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黃以財寶瘞於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蓋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否則殺之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輦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

一以免禍一以行德智士也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糲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蓆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

此與富鄭公活青州流民事相類爲民父母何心乃必立而視斯人之死耶

劉凝之字志安隱居荊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

之饑死餉錢十萬凝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

古之賢王古之賢士令人慕思不已

沈文銳秀水人太學生與諸生王永明善兩人俱好行義然王貧而沈饒萬曆十七年旱災饑疫相乘白骨滿道王請官府勸富民出粟賑之不得復私謀之沈沈遂慨然捐家貲以濟全活甚眾

王生盡其心沈生見諸事其義一也

許叔微常獲鄉薦省闈不利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家貧何以與人白衣人白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叔微踐其言凡有病者不受其直所治不可勝記後果中式

有所爲而爲之是利也不可爲訓

葛蘩大觀中爲鎮江太守嘗言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三或數四至于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人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

卷中所載濟人諸事貧賤者或以勢有不能惟此人人可行爲得立達之意惜乎前後不經耳

前後所載俱冥司事先生刪去

劉翱歷任顯官後居建陽一日見赴水者力救之詢其故云欠錢六十貫追捕日迫無可還者翱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其人得活

爲人上者政事活人爲大若沾沾一民一物則子產之譏謂何

愛物之厚

愛物者君子之心是以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卷中所載多異教惑世誣民之語罕當禮義類不足取

熊慎販魚爲業一夕聞船內千百念經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悉取放之不復爲業後忽見沙中有光

就之得金數斤

明屬僧尼誑邨媪語胡乃信而傳之諸條多類是不及載

澤枯之厚

楊範隱居鄉里有江右術人攜骨匣盜葬範地範時以親喪未葬起其骨匣奉於家廟後術人來見以爲必拋棄範具席優待出而還之

別瘞可矣奉於家廟豈理乎若是則盜葬者得矣

吳南溪先生嘗構一居溪上庭有塚焉其子孫欲售之先生曰死者之塚猶居者之屋室也吾居於此塚亦何妨於我與其去之孰若令生與死者皆安也卒不售

不售塚善矣何不構居別地之更善乎

陳亢金壇人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塚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

作塚何如賑飢

容德之厚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夾成全德

單恃天性便有過處

有問呂滎公曰爲小人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

一樣如此自處忿心自消

其言尙不免有過必若論語所言躬自厚孟子所言三自反爲盡善。亦當論其事之是非如何

王魏公旦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此卻似過

持法之厚

魏文靖公南禮侍時積銀百餘兩置室中失去詢知爲一小吏所盜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

若置之法非惟壞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亦顧其人何如耳若平日少過後能自新可也否則積資得官異時雖爲倉庫小吏害事豈淺哉

陳臨爲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係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

遺腹子能爲父報怨孝孰加焉乃不免以國法殺之古今恨事

宋元獻公庠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買之物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豈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治其奴罪而遣之

本父子君臣之義以聽獄訟則輕重之權得矣

趙清獻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趙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獻之卒不死一府皆服

僞造印者必姦民之尤法不可赦雖云造於赦前乃赦後之用獨非罪乎竊疑清獻此事未可爲法

閩德之厚

陳檢討繼幼孤母某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旣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

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盜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節婦入內持茶二甌檢討遙望見遽擲盜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動容稱歎卽以上奏

母子絕類東漢人物

王君慎用幼孤母某氏年少寡居凡家政務祕嗇田房可售者悉售之糧債一毫無犯終日以紡織育孤爲事稍長卽以斷機之意訓之後成立領鄉薦乃泣諭云汝父棄背我若張皇誇詡則汝學不成而家亦敗於官賦公役矣所以深貯乎此該二千金汝可領受

秉心塞淵王母有焉

吳江陳都憲孫某娶某氏乃京師宦家女適非其配自北方來松陵日就飢寒一毫不生怨恨賃屋一間人至未有窺其面者甚至避入帳中應答問者一一不訛亦不少責望其夫之疎劣而覆有矜憫之心至親雖富而能守貞終不乞哀竟清匱以卒

松筠骨性忠孝心胸詩稱女士殆其人與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卽詣廚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守吳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

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夫妻子母之屬若楊氏者古今有幾其誠齋先生修身力行之所致與抑亦天之所福也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恆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斯爲人瑞醴泉膏露豈足云乎

莫氏女名筌嫁周涓將及兩月涓以布衣事太祖奔走嶺塞不得歸家素貧婦翁欲奪其志筌堅不許奉舅姑益謹蠶績機杼百倍艱辛閨門有法鄉里婦女亦罕識其面佛尼不潔婦不許入其門不飾金珠脂粉止衣布絮食糲飯奉祀祖考則竭誠敬遺腹一子蓄書延師篤之以學晚年有腴田數百頃皆筌手所自置又爲其夫經營別墅水竹交映亭閣相望守節經營歷二十九年如一日及歸夫妻俱已皓首相與老於林泉德則至德才則盛才莫周二家何修而鍾此嘉瑞乎

兗州賀織女爲婦未浹旬夫出外負販每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家所得微利別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輒忻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夫自以慚負時以非理毆罵之亦不酬對傭織以養姑己則寒不營衣飢不飽食姑又不慈日凌虐益加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亦無怨歎夫常挈小妻至家以女弟呼之殷懃待之略無愠色爲婦二十餘年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

緣衣終風諸詩怨而不怒賀氏并無怨夫之意然則莊姜非與曰終風之怨猶小弁之怨也

先生同何先生輯近古錄時何先生出先世厚語一種請先生評選而編入也理於癸丑請先生所評讀之何先生命理錄出未幾原本失去歎恨無已幸所錄存篋叩諸同人俱未錄得也使當時何先生不命錄出理或因循不果則先生評選誨人精意不竟湮滅無存乎今編遺稿念及於此慄慄於心故亟鈔出以公同志讀者尙幸此書之不泯而得其觀先生精意所在玩味而實體之也幸毋略而忽諸近代紀錄甚夥大約醇疵互見或大醇小疵或大疵

小醇其用意未嘗不善然由於學識多寡偏正不可強也讀此種書者取之貴博不可狹陋擇之貴精不可混容鑒昔人言行可以興觀讀一人取舍知其得失是亦格物窮理之一事矣近日學者一以卑陋之心庸下之識且惑於果報之說見其所載概以爲然不暇分別不曰此古人事不必苛求卽曰若能從此亦所謂善而可以徼福無容高論也嗟乎聖賢博學明辨擇善而從先事後得之謂何而漫然不之省也此固無論矣乃其上者則又處下窺高舉遠略近惟藉口於所存大者概以此種書爲不足觀不知大舜

之所以聖亦在好察邇言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處夫子之所以聖亦在多聞多見擇善而從識大識小無所不學處何近世學者立論之必過於聖人也嗚呼此何先生所以有芸疋藏書之刻而厚語一書先生亦必辨之明而取之精如此學者知兩先生之意懸此評以爲準的使不視爲紀載言行之書卽爲格物窮理之學學者於此有以精察而實體之又推類而廣求之則雖出於記誦博識而不徒爲記誦博識矣質兩先生於九原不識有當否乙亥初夏璉謹拜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終

